

生命的嘆息

羅牧著



生
命
的
嘆
息

韶華不爲少年留。

恨悠悠，幾時休？

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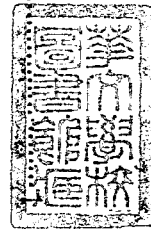
便做春江都是淚；

流不盡，許多愁！



秦少游

目錄



序	一
自序	一
別	一
苦淚	四
唯一的安慰	六
死	八
死去的心	一一
玫瑰	二三

我又依然沉默.....	一五
街上的乞婆.....	一八
虛空的心房.....	二一
忘不掉底你的倩影.....	二四
默 默.....	二七
最後.....	三〇
弔蔚秀園.....	三三
我再也不願想你.....	三六
我總怕你給我失望.....	三九
陰 沉.....	四二

吻吧.....	四四
逝去的青春.....	四五
心事.....	四七
我怎的走得開.....	四七
我再也不用那樣的憂鬱.....	四八
荒塚.....	五三
爲甚不能稱呼你「我愛」.....	五六
期待.....	五八
弔圓明園.....	五九
死屍在蠕動.....	六一

骷 髏.....六三

醒了的時侯.....六五

向誰哀訴.....六七

匆 匆.....六九

生命的嘆息.....七一

路.....七三

序

近來常聽人跟我講到崑壇照像這樁事，據說只消法師在崑壇上向空中一照，便能把濟顛，關公，孔子之流從半天空中給維妙維肖的攝取下來；這事固無論可信與否，但就從崑壇上拿來的像片來看，也會使看的人覺到他們和廟裏的天兵天將一樣的具着森森的鬼氣。至於這種照像的「秘訣」以及所照的像究竟像與不像，那只有崑壇上的法師和所謂之仍存在幽靈界的神祇才能知其底蘊了。

近來我也常看到一般自以爲「桂冠詩人」的詩，因爲寫的太深

遠，太玄妙了，結果使看的人不但不能捉摸牠的邊際，甚至反使看過後覺着頭暈目眩，一古腦兒的難受。

因爲看品壇的照像看慣了，幾乎使我連真正照像館的照片也都有些懷疑。

因爲看一般自以爲桂冠詩人的詩太多了，使我一提起詩來便髣髴「談虎色變」而聯想到看過後的不自在。

恰巧在這個時期聽說羅牧兄要出詩集，並且還要我作個所謂之「序」；這倒真使我有些爲難，甚至不知如何着筆。

羅牧兄和我有幾年的友誼，因之他所寫的詩我幾乎都看過；好與壞先不論，橫豎我敢擔保他沒有以下這兩種毛病：

(一)他的詩不像亂壇上的法師是的，從不着天不着地的半空中攝取而來。

(二)他的詩不像一般自以爲桂冠詩人的詩是的，看過後馬上使人感到渾身不自在。

現在一般詩人最易犯「作詩」的毛病，因爲太偏重於「作」的方面了，所以難免像亂壇的法師一樣從半空中攝取玄之又玄和妙之又妙的詩的資料；這樣在「作」的人雖然費腦絞汁的製造了一些所謂之詩，但結果也無非使讀者也害了他們的傳染病都像騰空而起是的，而忘却了自己腳踏的實地——這實際的人生。

還有些人在高談着新詩的韻，調，和「商韻」等等的撈什子，

宛如封神演義所寫的打仗一樣，當自己真正工夫敵不住人的時候，只好口中念念有詞祭起左道旁門的法寶擒你便了。這些人雖然搆起復古運動的大纛旗在作逆轉時代潮流的運動，但這樣好似「以角觸天」的舉動只於是可笑，可憐而已！

羅牧兄的詩至少不是憑空「硬作」出來的。他的詩雖然不多，但這已經是他這幾年詩的結晶了；與其說是他「硬作」出來的，莫如說是他這幾年來整個兒生活「反映出來」的倒為恰當些。我所謂之「硬作」與「反映」大概不需要什麼累贅的解釋，讀者自會明瞭牠們的區別？

這又是我敢擔保的一項！

坐在「暖室」內的詩人和坐在詩的製造廠「法座」上的詩人，終久要被掃盪的！羅牧兄在過去既未犯這種病，在將來我更希望你
能預防牠的傳染哪！

變清，一九三二，六，八日晨。

自序

寫詩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雖然呈在讀者底眼前的，也是由許多文字組織成句，排句成行。但是你如離開了情感；離開了優美而富於音樂性的文字。那末雖綴字成句，連句成章；也是等於商店老板記流水賬那般給人以枯燥。所以我向來寫詩，是趨重情感這方面的。我不會描寫「風」「月」，因為我沒有天才去描寫真實。雖然在我這本集子裏頭，也偶涉及「風」「月」的字眼。

因為我偏重於情感的緣故，所以有時幾個月沒有寫一個字；有時受了情感的支配，却是今天寫詩，明天也寫詩。「苦淚」和「唯

「一的安慰」，是我第一年到北京在一個夏天裏，前後兩天寫成的。
○可憐，那年我就只寫這兩首詩。

記得是另一年的秋天，我一個人騎着自行車輾着殘霞到西苑去看落日。走到半路，心裏忽受了一陣感觸，那時候身上適沒有帶紙筆，等走回到宿舍時，僅寫了下面這三行殘廢的詩句：

歲月年年春又秋；

青春消逝了，

苦惱依然留。

以下無論如何總是續不下去。一直到现在，我仍不住地惋惜着。德國大詩豪 Goethe 曾說過這樣的兩句話：「當詩興來時，

是不容許你把稿紙擺的很端正。」（因手頭沒有原書，引來的話，頗有出入。）這是 Goethe 明白告訴我們，寫詩的時候，是不能在那裏一個字一個字，慢慢雕斲着。所以當詩興來時，你如錯過這一刹那，那你就失掉了一首好詩。偉大的作品，就是寄託在每一個作家一剎那底情感湧現之下。而且這種情感的感觸，不知多少年月才能够遇到；但也說不定能够使你接連不斷地感觸着。要之，常視你的生活是在怎樣的一種情形之下。假如你承認你是一個忠心於詩底藝術的話，那你就留心這一刹那；因為這一刹那很容易給人玩忽的。

我上面已說過，我是私於情感的；同時我是抱定「不在乎能

寫多少；而在乎能把多少不寫出來。」所以我向來是沒寫過長詩。因為我知道我的情感只能夠寫些抒情詩。我以爲一首好的抒情詩，就如同一杯濃郁的美酒一般。本來你的情感只能寫一首抒情的短詩，你却把她拉的很長；那就無異把一小杯濃郁的美酒滲透了許多白水。滋味的淡薄，自然不消說了。

情感是詩的生命，已如上面所說。然而單靠情感就能夠成詩嗎？像喜，怒，哀，樂；何一不是情感的表現？詩，自然不是單靠情感；情感之於詩，猶酒之有醇；這是一種原動力吧了。至於表現出來，那就得借助於優美而富於音樂性的文字，幫助其成爲一種具體的形式。像繪一幅油畫，得有各樣的顏色，幫助其成功

；是一樣的道理。

那末什麼才是優美而富於音樂性的文字呢？我以爲一首好詩，或是一句好詩；她能達到這種格式，不是把字典裏那些什麼「風花雪月」。也不是把那些「玲瓏」，「鏗鏘」的字眼，搬出來堆在一起，就稱爲優美的詩歌；就稱爲富於音樂性的文字。我覺得要達到這種地步，並不是怎樣玄妙；只要字句念起來順口，好聽就是了。但所謂順口，好聽，也不是像那些農夫們工作時口裏哼着「打水歌」那樣的悅耳。因爲詩的特素，是字句跟着情感互相生存；沒有情感的字句，雖悅耳也不是詩。

詩既然需要優美的文字幫助其形式；那末在這些形式所表現

之中，就要算到「音節」了；尤其是「韻腳」。關於韻腳，我想這也是值得說一說的。先前我同冰心女士談過詩，我們也曾提到這一點。她的意見是：詩有韻固然很好，沒有韻也可以成詩。這種講法，我是很贊同的。假如像那些作舊詩的先生們（現在一般注重形式的新詩作家也在內）一面翻詩韻；一面却大作其詩；這種自加鍊鎖，於詩的藝術始終得不到些須的幫助。無論如何，我們是不敢贊同的。

我先前寫詩，是沒注意到這種形式；在一九三零年夏，同學M君和我相識，他雖然是念法律，但對於文藝頗感興趣；因此我們聚談時，常講到「詩」。這時候他才勸我注重詩的修辭及韻腳；

證之古人的詩詞，我確信一首抒情詩，能加以音韻的幫助，自然好得多。但因爲顧慮到韻脚，有時就免不了感到拘束；如造句之不能自由發揮。這是我近兩年來寫詩所感到與前不同的一點。這集子裏頭，從那首「我再也不願想你」以下的詩，差不多每首都押韻。但多半是出於偶然的；間有一兩句不叶韻，那是自知免不了的事。

我覺得應該謝謝的是金貢獻給我許多的材料。假如不是她給我許多的Inspiration；無論如何，我是得不到這一點收穫的。雖然她給我只是些失望！但能够在那些失望之中，留下這些痕跡，也未始不是給我一件安慰的事。

謹致謝郭紹虞先生在課務繁忙之中給我校閱和題字；邊燮清兄寫的序文，及林啟武兄給我畫的封面，也在這裏向他們深深致謝。

五卅七週年耻國紀念日之夜於北京西郊。

別

再見，你煙霧籠罩着的雷峯！
再見，你半青半紅的葡萄園！

我一個人孤獨地手提着行裝，
耳聽的汽笛聲又是鳴鳴地鳴；
一步一回頭遙望越行越遠的雷峯，
心頭忘不掉今後荒廢着的葡萄園。

再見，你溪邊堤上的兩行疏柳！

再見，你翠峯寺院悠揚的晚鐘！

我一個人孤獨地手提着行裝，

耳聽的汽笛聲又是嗚嗚地鳴，

今後呵，落葉又隨着流水而飄流，

再也聽不到山寺晚鐘的悠揚……

再見，你仍在夢裏尋歡的弟弟！

再見，你簷前吐絲織網的蜘蛛！

我一個人孤獨地手提着行裝，
耳聽的汽笛聲又是嗚嗚地鳴；

我想在你發覺我走了的時候，弟弟！
那時簪前蜘蛛知她已捕了多少蜻蜓？

一九二九年秋。

苦 淚

墜，墜，墜！這滴滴的苦淚，
是從我的心房上湧而下墜！
我把久匿在心房裏的悲哀，
融化在這兩行苦淚而消散。

融化在這兩行苦淚而消散，
消散在那灰色的塵埃裏。

我不願狂風捲起我掩埋悲哀的塵埃，

這塵埃裏的悲哀，從此和我遠遠離開。

從此和我遠遠離開的悲哀，

我搬石運土緊緊把牠壓住！

緊壓牠永遠不會再來。

我空着心房吻着新鮮的愉快！

唯一的安慰

遍胸填滿着不可名狀的鬱悶，

兩行熱烈的眼淚，

更是不自禁而洒流；

這洒流的眼淚啊，

正是我唯一的安慰！

我不願那漂亮的女郎，

撫摸我的胸膛——

而揩乾我洒流的眼淚；

這洒流的眼淚啊，

正是我唯一的安慰！

我不願那萬惡的金錢，

充滿我的衣袋——

而少却我洒流的眼淚；

這洒流的眼淚啊，

正是我唯一的安慰！

死

當着一個棺材在路上抬着的時候，

我心裏忽然就這樣默想着：

假如他是一個老圃，或是一個木匠；

他一定存下他的園田，遺留他的鑿斧。

當着一個棺材在路上抬着的時候，

我心裏偶然又這樣的默想：

假如她是一個婦人，或是一個少女；

她一定存下她的嬰兒，遺留她的胭脂。

當着一個棺材在路上抬着的時候，

我想棺材裏躺的假如是我：

我存下的是母親哀哭着的一坯新土，

遺留的是印在母親腦裏的一些痕影。

當着一個棺材在路上抬着的時候，

我心裏總是這樣的默祝着：

挽留你們的青春，恢復你們的生命！

然而人生竟是這樣匆匆，不願生存？

死去的心

你這靜靜無波古井一般死去的心！

你爲甚再不會引起我的歡樂？

我滿臉的笑紋，如今往那裏消逝了？

你這靜靜無波古井一般死去的心！

你爲甚再不會引起我的悲愁？

我常滿的淚湖，如今往那裏消退了？

你這靜靜波古無井一般死去的心！
我期待你，期待你這變化無常的，
再在我的心房上織起舊時的波紋。

玫瑰

玫瑰花是如此地如此地自開又自落；

玫瑰，你開了花是不是爲着蛱蝶姑娘？

蛱蝶今番總然是沒有來，總然是沒來；

你的花雖謝了，明年又能重開。

我的青春是一剎那一剎那地棄我而去；

棄我而去的青春啊，已是永不再歸來！

姑娘，等到你飄飄地飄飄地來了的時候，
你已不能在我的身上找到我原有的青春。

我又依然沉默

我對你雖然一晌是那樣的沉默，

你要知道我並不是真的沒有話說。

我想你也許更聰明會猜透我的心，

然而我却猜不透你一晌對我的冷靜。

本來我就有許多話幾次想對你說

但我不知爲什麼會那樣的膽怯；

在沒有見到你的時候，心裏就準備；

可是一到會面時，我又依然沉默！

不知在什麼時候你的倩影就印上我的心頭，
一天不見你，我就堆滿了如許閒愁。

我總是常常想，想如何親近你的方法，
不論在夜裏，白天，腦裏總是計劃。

不論在夜裏，白天，腦裏總是盤旋：

「時光正像離弦的箭，看花要趁鮮。」
在沒有見到的時候，心裏就準備；

可是一到會面時，我又依依沉默！

街上的乞婆

今天早晨在街上碰見幾個乞婆，
她們對我述說怎樣受盡了饑寒；

我從衣袋裏掏出一些銅子施給她們，
究竟她們是滿足了希望向遠處離開。

我如今纔感覺到自己不如一個乞婆，
她們雖然受了饑寒苦站在凍冷的街頭；
她們還能對陌生的行人述說着苦衷，

我呢，一晌的心事却是蘊蓄在心中。

爲甚我不能像乞婆一般站在她的門前，
等她走出來時像乞婆一般跟着她乞憐？
乞婆還能對往來陌生的行人備述饑寒，
難道我不能略說我一晌愛慕她的衷腸？

愛慕和饑寒本來是一樣的令人緊張！
同是一樣令人需求，同是一樣令人緊張；
在受不了饑寒的壓迫還可向人求憐，

爲甚我這像火一般愛她却不敢明言？

一九三零，三，二四。

虛空的心房

我明明是這樣想念你幾發了瘋！

可是在無論那一次碰見你的時候，

我却是裝着那樣漠不關心一般的安閒；

等到看不見你時我又感着無限的淒涼。

殘霞淡映着這些雄偉的樓閣，疏林；

晚風吹得你的頭髮蓬鬆，裙衣翩翩；

我幾次想跟上了你道出我滿腔的衷曲，

然而我竟是那樣的猶豫一直到了如今。

在講堂之中，我總愛坐後排的椅子，
這樣我覺得可以任意欣賞你的背影；
但是在你蠕動着頭想轉過來的時候，
我却慢慢地把我的視線移到書上，窗前。

我側眼看見你像在我身上偵察什麼似的，
但是在我悄悄地抬起頭來看看你的時候，
你也像我一樣把你的視線集中在黑板上。

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填滿這虛空的心房？

一九三零，五，三十。

忘不掉底你的倩影

雖然我們如今仍是漠不相關，
在我却是許多次想把你忘掉。

但不知爲了什麼我對你依舊滿含醋意：
在你同着無論那一個站着談話的時候。

在這樣的大地，在這樣的都城；

並不是沒有比你更溫柔，漂亮，可親！
本來就該轉着我原來的希望把你忘掉；

但是你的影兒，却依舊印在我的心頭。

人們都稱讚我們的校舍是怎樣的美麗，
景緻是怎樣的幽閒，生活是如何舒服；
你也許覺得吧？然而我却感不到什麼，
只有呀，週圍的陰沉，和滿腔的悲哀。

我想，大地如果會立刻炸滅了多痛快！
那時候，分不出什麼是悲哀，什麼是快樂；
別說一胸印在我心上忘不掉底你的倩影。

在一切都毀滅了——還有什麼你和我？

一九三零，三，二〇

我永遠地想念你——雖淪落在天涯處。

一九三零六月二十一日。

最 後

假如我躺在病床上，
喘着最後的呼吸時；

我要鼓着微弱的聲音說：
金，我仍是想念你！

如果那時候你已愛上別人，
我無論怎樣也忘不了你；
因爲在我生命的程途中，

我曾經瘋狂似地愛過你。

人家對待他們失戀的人，
總是離不了毀罵和仇殺；
我對你如果真的失敗了，
仍是要保存着原來的友誼。

假如我躺在病床上，
喘着最後的呼吸時；
我要鼓着微弱的聲音說：

金，我仍是愛慕你！

一九三零，七，十二。

弔蔚秀園

雖說我留學燕京已經是好幾年，
從來我總是沒有進過這破舊的園門；
雖然我從前不時地在這園外走去來；
但不知我忙的是什麼一連好幾年。

氣候是這樣的暖和，心緒依舊是惆悵！
不知爲了什麼，忽地我踏進這個門園；
幾個小孩却跟問着我頭上戴的是什麼？

一個白髮蒼蒼的園丁默站在土屯上悵望。

我走過幾條曲徑，經過了一條殘橋：

只看見幾株落葉的古樹和一些松柏；

幾間破屋的庭院却長上許多離離的細草，

三五暮鴉在哀鳴，似說此地早日也繁華！

隨步走到西邊，抬頭看見一個戲臺；

往時此處是盪漾過梨園歌唱鼓樂喧天，

王親，國戚，嬪妃，美女，盈盈滿庭；

如今只是一些殘碑破瓦，和幾幅額垣。

一九三零，三，十。

我再也不願想你

近來我總是這樣的自勉自勵：

從此我再也不願想起你。

因此這次才從那華麗的樓閣，
逃亡似地到這幽邃山林的境地。

這裏雖然僻處在都城的西邊，
此次却是來了許多優秀的青年；
她們爲甚而來，我倒說不清；

但我却是爲避免想念你才遠行。

雖然我來這裏已經過了好幾天，
可是一縷縷的愁絲依舊緊繞在心間。
在黃昏，清晨，我攀上巉巖的山巔，
總想極目探望你渺茫的家鄉。

眼看這次的聚會行將期滿，
正像一顆斜陽懸掛在西山上；
匆匆的時光能消蝕我的青春，

却是磨不滅我滿腔的悲傷。

一九二零，七，五，西山臥佛寺。

我總怕你給我失望！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拒絕了我，

那時正不知我的殘餘生命如何度過？

雖說你如今仍是沒有表示明顯，

但我總怕你會給我失望的一天。

金，你總該冷着腦子靜靜地想一想：

你想，我對你那樣馴服——綿羊一樣。

假使你是一個解剖的醫生，

我想你總可以把我的真誠發現。

盤坐在蓮花瓣上無知的觀世音，

給人家焚香磕頭有時還能顯赫英靈；

何況你是一個令人敬仰而多情的女郎，

難道你都不覺得？我對你一瞬的慇懃。

你也該平着心情靜靜地想一想，金！

你想，你從來雖然對我那樣冷靜；

我對你從未露着絲毫的怨望和懈怠！

難道你都不覺得？我對你一晌的慇懃。

一九二零，七，十八，燕舫湖畔。

陰 沉

無論天色是怎樣地陰沉，
總能等到光明的世界來臨；
唯有我的心——鬱結的心，
像空際黑雲，不雨而長陰。
無論狂浪是如何地怒鳴，
總能期待着海上浪靜波平；
唯有我的心——想你的心，

逝去的青春

如今還有什麼可以讓我自豪？

一切的希望，都已變成了水泡。

先前我總是遲遲地不敢開口，

那時候，我以爲時間還太早。

如今還有什麼可以讓我自矜？

鬚鬚華髮，想了不禁暗自心驚！

我竟靜悄悄地虛度了半生。

吻
吧
！

吻吧，這顆燃燒着的香烟！
吻吧，這杯斟滿了的美酒！
那怕你有多少叙不盡的鬱悶，
那怕你有多少述不了的煩憂。

逝去的青春

如今還有什麼可以讓我自豪？

一切的希望，都已變成了水泡。

先前我總是遲遲地不敢開口，

那時候，我以爲時間還太早。

如今還有什麼可以讓我自矜？

鬚鬚華髮，想了不禁暗自心驚！

我竟靜悄悄地虛度了半生。

青春的消逝，原像流水般不肯留停。

心事

我默默地靜想着一點心事。

她却問我是不是又想寫詩？

這真使我不知怎樣去回答——

像這不能說的話，不能寫的字。

我怎的走得開

爲了你，我怎的走得開；

雖說行裝幾次早已安排；

但我却依依不捨地在這裏徘徊。

我想：這次離開，幾時方能再來？

我依依不捨地在這裏徘徊，

並不是爲着瓊樓，高閣，玉階，

也不是爲着湖光塔影的可愛。

我爲的是你呀，我無時不在期待！

未走時，心裏便打算着再來，

就是走得開，總也免不了愁滿懷。

明知身歸心不歸，倒不如這樣徘徊；

更免却了南北遙遙，逼日悲哀。

一九三零，九，十七。

我再也不用那樣的憂鬱

誰說你的心有如冰霜一般的凍冷，

爲甚終於敵不住我像火般的熱情？

鬱鬱在我心頭兩年來的積悶，

有如滿天的黑雲，雨不雨，晴不晴。

任你對我是怎樣淡漠，怎樣冷靜；

我從不管你答應，還是不答應；

只有終日慇懃地盡了自己的職守，

像守株一般始終不渝我的真誠。

我不怕時光是怎樣地不肯留停，
因為繼着黑漆的夜幕就是天明；
碧藍的天空有時雖罩上了雲霧，
但斷不能永遠遮沒那燦爛的明星。

誰說你的心有如冰霜一般的凍冷，
爲甚終於敵不住我像火般的熱情？
我如今再也不用那樣的憂鬱——

因爲你已不像從前那般漠不關情。

一九三零，九，十五。

荒 塚

人人只知道這是陣亡戰士的荒塚，
不知荒塚裏的戰士仍在做着夢：

「兄弟們，不要怕怯，不要畏難；
奮勇，奮勇殺敵，千萬不可放鬆！
奮勇，奮勇殺敵，千萬不可放鬆！
奮勇，奮勇殺敵，千萬不可放鬆！」

我們要從南殺到北，從西征到東！
把那些敵人都在刺刀上染了一片紅；
我們要奮勇往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要奮勇往前進，前進，前進！

時時刻刻緊跟着那些敗退的敵踪。

鎗彈不要虛響，放時要放得中！

營壘怎樣堅固，總要奮命地攻；

後方早已預備着許多犒勞的勳章，

一顆一顆在胸前掛起來那多威風！」

人人只知道這是陣亡戰士的荒塚，

不知荒塚裏的戰士仍在做着夢：

「媽，你瞧我胸前的勳章多鮮明！

從此你也不必悲啼，不必哀痛！

弟弟，你不是愛聽前線打仗衝鋒，

爲甚如今眼睜睜地站着，動也不動？

我告訴你，打仗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

生時就這樣空空，死後都成壘壘荒塚。」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於泰安。

爲甚不能稱呼你「我愛」？

像狂風掃掠着參天的松濤，

像巨浪播盪着海中的孤舟；——

呵，我這滿腔沸湧的熱情。

風浪有時靜，熱情實難冷！

書札雖然不斷地寄去遞來，

滿紙上寫盡了千言萬句；

從未道出心中真正想說的話。

爲甚不能稱呼你一聲「我愛？」

期 待

從清晨直至黃昏，我只是這樣徘徊；
徘徊，徘徊；消散不了滿懷的悲哀。
你也許曉得我是這般地天天在期待，
爲甚消息依舊沉沉，一字也不寄來？

弔圓明園

晚風搖盪着金光，時候已是近黃昏；
我一個人孤獨地站在這荒墟的山屯。
陣陣暮鴉不住地唱着「歸呀，歸呀！」
歸呀，如今我雖想歸，已是沒有家。

夜幕在展開，也看不見月亮和星光；
我仍是呀，在這荒丘上獨自徬徨。
此地往時原是金階玉宇，碧瓦朱牆；

如今却存着幾幅頽垣，滿目盡淒涼。

此地往時原是金階玉宇，碧瓦朱墻；

如今却是這樣令人到處觸目心傷！

正像我先前心裏蘊藏着無限的希望；

那些的希望呀，於今都變成了幻想。

一九三一年夏於平西。

死屍在蠕動

躺在棺材裏的死屍慢慢把頭抬：

「怪，怎麼也看不見月光射進來？」

妞兒不知爲甚也學會這樣懶，

燈也不給上，窗戶也不打開。

咳，空氣怎麼會這般地窒塞？

一點風也看不見她飄進來。

就說怕我受涼，也不該

把窗關得這麼緊，有似棺蓋。」

一九三二，六，九，重改。

骷 髏

去年任教山東臨沂王巖之先生的老家，一天上午我正走進教員預備室；看見書架上擺了一個骷髏，牙齒十分齊整。在這常兒，一位教英文的同事走到書架邊想取參考書，抬頭看見這個猙獰的頭顱，不禁往後退了好幾步。當時我戲對他說：「你不要害怕，牠那副整齊的牙齒，說不定和人家咬過。」後來回味這句話，頗有詩意，所以寫成這兩段詩。

（一九三二，四，四日追記於燕大一樓。）

請你不要那樣的驚慌呀，朋友！
這雖然是一副猙獰可怕的骨頭。
你看牠的牙齒是多麼的齊整！
牠呀，牠也曾沉醉過芳唇，美酒。
牠也曾在這猙獰的臉上泛着微羞；
朋友，請別忘了你現在的詭譎！
你讚美，你驚嘆——那嬌媚的容貌，
原也不過是這副猙獰可怕的骨頭。

向誰哀訴？

如今我的眼淚只有向心的深處流，

向誰哀訴？我這滿懷的煩憂！

從來我自己原就覺得太渺小，

我對你當然也是不敢有所期求。

從此我再也沒有勇氣抬起頭，

當着遠遠看見你來了的時候；

大地原是這般寬廣，這般冷漠；

爲誰，爲誰？何事在此苦淹留？

：一九三二，四，一，於未名湖畔。

醒了的時侯

當着你得意時要趾不高氣揚！

你要知道甜密原是在夢鄉；

甜密原是在夢鄉，夢鄉非久長。

醒了的時侯，請你不必那樣惆悵！

假如你失意時不要氣喪心傷！

只要你知道快樂原是在夢鄉；

快樂原是在夢鄉，夢鄉非久長。

醒了的時侯，請你切莫回頭想！

一九三二，四，八日晨起。

匆 匆

爲的什麼？這樣逼日來去匆匆！

似是浮雲——飄飄沒有定踪。

過山，過河，過霧罩的森林；

似是波浪，前面有無窮的山峯。

車輪擒着鐵軌不住地隆隆隆！

驚醒了多少靜睡在道旁的荒塚？

過山，過河，過煙罩的村莊；

前進，前進，像戰士在荷鎗衝鋒。

車上有兵，有農，有商，有工；
倦臥，歌唱，各有各樣的面孔。

過山，過河，過塵罩的城市；
搖擺，搖擺，像孤舟在海中蕩動。

一九三二，四，十三，薄暮平漢車上。

生命的嘆息

假如不是看見了

那些天使的活潑天真；

我倒是忘記了——

忘却我失去的一顆童心。

雖然有的在讚嘆

說我有着花般的年青；

這可不是光榮——

如果羡慕的是那些老人。

一九三二，五，十六。

路

朋友，你不要終日坐嘆沒有出路！
你更不要畏懼大地處處荆棘滿佈。
你總知道：狂浪滔天的大西洋，
終攔不住駕一葉扁舟的哥倫布。

是英雄，多少總耽走着現成的坦途。
洪荒的時代，不消說行沒有路！
如今怎樣？亞細亞，歐羅巴，美利加，

任憑人們來去，這何曾不是先人奮鬥。

朋友，你如今住底是華麗的房屋！

先前這也何曾不是荆棘叢生，淒涼荒蕪。

假如你不甘心讓時代的潮浪掩埋，

那末我請你勇敢自負，別怕辛苦。

蓬蓬勃勃，少年人都是時代的先驅！

朋友，不要躊躇呵！管牠是艱難險阻。



勘誤表				
頁數	自序八	十二	十七	六十七
行數	四	一	一	一
字數	六至七	五至八	十二	七至九
誤	耻國	波古無井	依依	要趾不
正	國耻	無波古井	依然	不要趾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付印
一九三二年七月初版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印一——一〇〇〇冊
每冊實價四角

著者 羅 牧

發行者 石 紀 徹

印刷者 北平西長安街八二號
和記印書館

電話南局六百七十七

代售者

北平新亞洲書局
民智書局
星雲堂書店

82

609128

(1)